



## 元宵节的火把

邹卉

农历正月十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正月为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十五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元宵节又称为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自汉代以来，民间就有元月十五张灯、赏灯的习俗，所以人们又把这一天称作灯节。在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天上明月高悬，地上彩灯万盏，人们观灯会、猜灯谜、吃元宵，阖家团聚，其乐融融。

元宵节除了赏花灯，吃元宵，猜灯谜外，“撂火把”也是一件重大喜乐的事情。在我的老家，“撂火把”小孩子玩不了，大人们不太参与，基本属于半大孩子的专利，是半大孩子们疯狂的盛宴。

“撂火把”最初是为了驱赶虫兽，祈求庄稼丰收，后来完全成为一种风俗和孩子们的游戏。这种习俗自隋代、唐代、宋代以来，更是盛极一时，参加歌舞的人多时数以万计，活动从第一天黄昏开始，直至第二天天黑才结束。直到现代，中国西南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场跳舞。

扎火把的基本材质是刷帚疙瘩，过去老百姓生活贫苦，总是把发富去贫的希望寄托于民俗，祈望着刷帚发富。每年家家户户都要置办些刷帚，就是用去掉颗粒的高粱穗子扎成把子，作为刷锅刷碗用的炊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会刷来富裕，刷去贫穷。

刚刚捆成刷帚时，高粱穗子很长，但随着一天三顿饭后的刷锅刷碗磨损，刷帚越来越短，日积月累高粱穗子就几乎磨秃，剩下的就成了“刷帚疙瘩”。这时候，节俭的主妇们把短的不能再短的刷帚收集起来，放在某个角落里，等待过了春节，趁着天

气晴朗时，再把它们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几天，为元宵夜扎火把做充分的准备。

元宵节还没到，孩子们就早早开始准备扎火把，光是扎火把的过程就足够孩子们兴奋和欢乐的了，自己动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喜乐自在其中，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到的。

孩子们从家里把不用的刷帚疙瘩堆在一起，刷帚疙瘩短，又不好着火，不是扎火把最好的材质，但那时庄户人家日子过得普遍都不富裕，柴草还要用来烧火做饭，喂牛喂羊，是不舍得给孩子们扎火把的。但孩子自有孩子的聪明才智，总能找到扎火把的柴草。有的孩子从自家柴草垛上偷偷拽来秫秸，秫秸长，好捆绑，把刷帚疙瘩扎在里边。只有秫秸和刷帚疙瘩的火把不好点火，孩子们就拽来麦穰，捆扎在一起，作为引子引火。麦穰一点点就着，又燃烧太块，有时麦穰烧完了，秫秸、刷帚疙瘩还没点着，孩子们就开动脑筋，用豆秸、麦穰混合引火。豆秸、麦穰是最好的搭档，豆秸燃烧起来又会发出噼啪噼啪的声响，迸发的火星四射，自然又是一道靓丽风景，只是豆秸金贵，也是烧火做饭的好燃料，大人们更不舍得把豆秸给孩子们做火把。孩子们就偷偷从自家柴草垛上拽来豆秸和秫秸、刷帚疙瘩，麦穰捆扎一起。也有偷偷从别人家拽秫秸、豆秸、麦穰的，虽不是什么大事，但被大人看见，打屁股也是常有的事。

捆扎火把的绳子大多都是孩子们自己用柴草拧成的，但那种草绳有时不好拧结实，胆大的孩子就偷偷把家里晾晒衣服的绳子剪来，捆扎火把。三狗子有次就把母亲晾晒衣服的绳子剪了扎火把，母亲洗好衣服，准备晾晒，四处寻不见晾衣绳，看到墙角捆扎好的火把，才知道晾衣绳被

三狗子捆了火把，三狗子自然免不了一顿打。从那以后，三狗子扎好火把后再也不放在自己家里，怕偷偷拽了自家柴草，拿了晾衣绳扎火把被母亲发现，再挨母亲揍。

有些孩子还偷偷把家里过年过节放的鞭炮摘下来，捆扎在火把里，当火把燃烧时，鞭炮炸响，给“撂火把”带来更多刺激和欢乐。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元宵节到来。当元宵节的面灯还未出锅、夕阳还红彤彤地挂在天边，孩子们就早早地扛着火把到离村庄很远的空地上，急切地等待着太阳下山。

夜色刚刚染上天际，小伙伴们就急不可耐地点燃火把。

火苗跳跳闪闪，麦穰迅速燃娆，豆秸燃起，噼啪炸响，小伙伴们小心翼翼地轻轻摇动火把，秫秸没有完全燃烧时，是不能大力摇动火把的，不然火可能熄灭。当秫秸全部燃烧起来时，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撂火把”了。

小伙伴们举起火把，上下左右用力抡起来，力气大的男孩子把火把抡成一个个火圈，焰火熊熊，火花四射，火把里的鞭炮噼啪噼啪炸响，沉沉的夜空被火把照射得流光溢彩，孩子们的热情也在火把的燃烧中达到极致，一个个红头热脸，满身大汗，火星溅到身上，也全然不知，有时燃着棉袄，也是常有的事。“撂火把”还有很多说词，但我们不会说太多，只是不断重复：“把来，把来，蒸灯十五撂火把来”，来表达心中的兴奋和欢乐。

民间说：过了正月十五，才算是正式走远了，元宵节“撂火把”是人们庆祝新春最后的狂欢，也是年最后的盛典！虽然“撂火把”有一定的危险，但在孩子们的心里，“撂火把”是最刺激最有趣最好玩的游戏，所以孩子们总是满怀期待，激动难耐，又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 元宵节趣谈

许尔标

农历正月十五，为我国传统的上元节，又称元宵节。这一天，只要不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凡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河清海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期间，各个朝代都要在这一天举行盛大花灯会。这时候，元宵节的宋江，也是在元宵节这一天，与浪子燕青一起混入京都开封府，想通过道君皇帝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打通关节，来达到招安的目的。

元宵节还有一个成语，很耐人寻味。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载，田登做州官时，不许人提到他的名字，因为“登”和“灯”同音，全州人把“灯”叫做“火”；到元宵节放灯时，告示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于是老百姓便戏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元宵节，花灯展是一大景观。火树银花不夜天。许多家庭，大姑娘小媳妇，平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在这一天晚上例外，可以随着家人一块上街去观赏花灯，潇洒一回，热闹一番。

元宵节，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事，那就是猜灯谜，又叫谢虎。今年的农历生肖为辛丑牛年。有几个灯谜供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们猜一下。

一曰寺傍拴牛头，二曰午字出了头，三曰牛过独木桥，四曰一口咬掉牛尾巴。（谜底为四个常用字）

元宵节，除了观灯展、猜灯谜外，还有许多演出。“咚咚呛，咚咚呛”，锣鼓家伙敲得震天响。花鼓戏演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猪八

戒背媳妇》令人捧腹。还有踩高跷，歪歪扭扭，实在玄乎；划旱船煞是顺溜，真像水上漂流。还有扭秧歌，打腰鼓等等，真是不甚枚举。

元宵节这一天，是全年最为热闹的一天。民间燃放爆竹礼花，官方放烟花礼炮。烟花放到天空，在空中绽放许多五彩缤纷的花朵，如天女散花。小学时候，曾有一首歌曲，专门描述元宵节燃放烟花的情景。歌曲唱道：“一颗烟火升上天空，刹那间崩裂成无数星星，飘散着，飘散着，降落着，降落着，啊！——是天上哪位仙女啊？把鲜花撒给了人间！”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画卷啊！

元宵节，还是一个美食节。早饭和晚饭，吃的都是甜食，南方称之为“元宵”，北方称之为“汤圆”的食品。这是舌尖上的美味。“汤圆”是用红色的粘高粱面里边包上红糖，下锅煮熟食用，寓意生活红红火火。现如今也有用糯米团子包上白糖或者黑芝麻做成汤圆的，下锅煮熟食用，寓意生活甜蜜蜜、圆圆满满。

这一天为农历的正月十五，刚好是月半，又称之为望日。晚间明月当空照，再加上火树银花灯展，名为夜间，实则如同白昼。曾引起我古代许多文人墨客的诗情。

## 撂刷把

陈宏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初期，在淮北地区的农村，每逢元宵节的晚上，村子里的大街小巷满是儿童们端着面花灯或用小木棍挑着面花灯相互观赏、相互夸赞的情景。而青少年呢，总喜欢开展一种有趣的活动——撂刷把。

待到天一黑，青少年们就会拿着自己制作的或老人们帮着制作的刷把，到村庄外的麦田地头上，先把刷把用火引着，而后手拿刷把，胳膊前伸，用力地在空中一圈一圈地舞起来。火把越舞越旺，火苗飞窜，形成一道道的火圈，再加上不时地响起豆渣炮，真是既好看又好听。因为撂刷把的人很多，布满了整个的村子外边；更何况围观的男女老少兴高采烈，不停地喝

彩，那情景，那场面，壮观极了，真是热闹非凡。每个村子的外边都有撂刷把的人们，远望去，那燃烧的火把犹如空中红色的拉尾巴星星，闪烁着、划行着，真是一道道金光四射、美丽耀眼的风景。假如此时的你乘着飞机俯视地面，你看到村子里的那点点红星，又看到村子外的那片片红圈圈，村里村外相互应和、相互映衬的情景，你会感到本来沉闷寂寥的乡村是这样的红火，这样的热情奔放，大人小孩都在这一晚的这一时刻抛却了所有的压抑与凄凉，释放与宣泄着昂扬、奋斗、热烈的人性情怀。

撂刷把实在是当时农村中的一项既强身健体、愉悦心情，又增加节日气氛的有益活动。

正月十五蒸面灯

摄影 王军



## 元宵节，我们提着灯笼在走

(组诗) 梅一



被灯笼照亮的时光

夜风廖阔，飞鸟藏进  
更深的梦中。麦苗  
被月光洗得发亮  
没有更多的言辞，羊肠路上的姐妹  
沿着星光，从田头走进去  
从童年走出来

夜色如缎。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  
像一面湖，终生收集雨水  
为了迎接从天边赶来的故人  
我们走在草丛里  
我们走在延伸许久的星光里  
我们走在湖水里  
波澜延伸。在路的尽头，我们伸  
出手

触摸住灯笼的竹篾，擦亮时光

灯笼接了神的懿旨

开始照亮、逡巡

飞不是鸟儿们的专利  
夜空下的村庄  
花朵飞起的地方  
光线朦胧，如儿时的记忆  
月光下，粉裙绿裙的少女  
隐藏在某一个地方  
再经过麦地时，繁星低垂  
灯笼去了它该去的地方  
风拉着我们往回赶。风拉不住的  
谁也无从知道

提着灯笼的萤火虫

把天空看透，人生就过了半数  
每年，提灯笼的孩子  
在星光下走远，又在  
召唤声中归来

灯笼向我伸出手

我最终还是把它交给母亲  
不是我们，是灯笼把他们从屋内  
喊出来的

他们扶住各自的灯笼

妹妹帮他们点燃

灯光照亮的那一刻，也照亮了我们

和高高的天际

这么多年，喧闹与城市叠加

记忆与故乡被间断分割

父亲母亲啊

你们比灯笼亮，比钟声短

我们更像一只只萤火虫，这么多年

一直提着灯笼在走

只有你们，提着我们的童年

在时间的指针上

亮亮地晃动与指引

萤火虫回家了

你们的灯笼又大又亮

我们的世界永恒安静。后半生理性

与前半生的谜底

都在起伏闪烁的灯光里

我们的交流更像一首诗

人间愈发安静

灯笼覆盖的时间里，父亲母亲

我们讲述、倾听、大笑

所有的辽阔，最终被时间收纳

美好而安静

在童年散步

——与儿时伙伴  
月亮升起来  
被雪掩埋的乡音与目光  
被你我记起  
被时光斩断的蚯蚓，辗转、轮回  
在灯火阑珊处活过来了  
行走在那些旧事里  
我们捡拾河边的细沙，天边的烟火  
歌谣被春天雕刻，像儿时的柳笛  
年年在枝头重生

绿绿地响彻空旷的时间里  
没有一个苍穹不被用旧  
赘述的词语，如腥腥草一样生长  
思念是最难以描述的词语  
一口井吞噬的光阴，需要被两双手  
分次打捞。像手里的灯笼  
忽明忽暗，铺满井边的光滑

一路行走，我们相见、别离  
沉默的力量，是爱。是对着前方  
的微光  
“给路过的每一条河每一座山  
取个温暖的名字。”  
我们接受岁月给予的  
光芒或低谷。像两只失散的灯笼  
彼此忘记又记起

灯笼上的祖国  
一杯酒下肚时，元宵的甜在锅中  
翻滚  
旧时的河，乡音一样洄流  
沉默多少次就补回多少次  
灯笼上刻有河流、山脉，密集的故事传说  
软软地镶进去，字字句句  
续写五千年的红与绿

大地诞下村庄，母亲诞下我们  
岁月雕刻我们。二道小院里  
花草开始摇头歌唱，羞涩地  
不敢暴露自己的年轮  
家家挂在大门上，门槛两旁的灯笼  
为从未谋面的人和祖先亮着  
灯会上，揭开谜底的孩子  
打开全家人通红的笑容。这纸上的  
脉络  
透视着人间的祥和

儿子从车里拿出一对灯笼  
胖嘟嘟的手捏着红彤彤的祝福  
他额头饱满，像年画里的孩子  
院子里盛满了暖阳，我们住在春天  
里  
灯笼也住在这里。看我们围坐  
四邻送来春风，天空清澈  
如故人。天黑时分  
房屋内外被灯笼修饰  
灯光里的妈妈愈发慈祥，像一首歌

灯光里的祖国大地  
辽阔深沉，藏着山川河流  
历史厚重、滚烫，映着走动的星光  
凝聚或照亮

元宵节，从汉代时就已开始，到唐代时更为兴盛：不但皇宫和街道处处挂灯，那些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也开始精彩亮相。唐代的诗人卢照邻就在《十五夜观灯》一诗中有过精彩的描写：“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宋代赏灯要进行五天，明代将时间延长至十天。清代赏灯尽管缩短至三天，但活动的规模却更大，除了赏灯，还要燃放烟花爆竹。清代的赵翼在《簪花杂记》一书中写道：“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烟火最盛。”“猜灯谜”的活动也从宋代就开始了。南宋时的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就有很多猜谜的人。人们将写了谜语的纸条，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游人在街上一边赏灯，一边猜谜。猜谜语除了能启迪智慧，还是一种颇有趣味的活动。

正月十五吃元宵，始于宋代。做元宵的食材是糯米。做出的元宵或是实心，或带着馅。馅有各种各样，诸如豆沙、白糖、山楂……元宵可煮、可煎、可蒸、可炸。元宵最初叫“浮元子”，后来才称为“元宵”，再后来就被称为“汤圆”了——因“汤圆”与“团圆”音近，有“全家人团团圆圆”的寓意。在古时候，元宵节对未婚男女来说，更是他们的喜爱和向往。赏灯时，年轻的异性，目光一触碰，说不定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那时的美女们，都受着“男女授受不亲”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之类清规戒律的约束，但在元宵节，她们却可以稍稍“放纵”一下——可以上街观花灯，看演出，能偷偷地看一看那些年轻的男子。《紫钗记》中的霍小玉就是在赏花灯时与李益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春灯谜》中的影娘和宇文彦也是在赏灯之夜定了情……许多相似的传说，使得元宵节充满了浓郁的浪漫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舞狮、耍龙灯、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种种传统民俗表演，也进入了元宵节的“节目单”，丰富着节日的内容，同时也淘汰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节目”。

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元宵节，仍然那么充满活力。在如今，不仅盛行于海峡两岸，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居住区，也会在元宵节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元宵节是“年”最富于诗意的压轴大戏，它既是“年”的圆满喜庆的体现，也是新的一年诗意的开端。而春天也往往伴随着元宵节而旖旎地向我们走来，我们也将开始新的播种和耕耘。